

儿童文学大师全集书系

冰心儿童文学全集

（美绘版）

冰心 著



散文卷一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冰心儿童文学全集



BINGXIN ERTONGWENXUE QUANJI



出版说明

冰心是20世纪中国的一位杰出女作家。她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投入新文学活动，在长达八十年的文学生涯中，创作了大量散文、诗歌和小说等作品，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冰心的作品以独特的风格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在儿童文学领域，她与叶圣陶先生是最早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是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人，在中国乃至世界儿童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

为了让一代代少年儿童和广大读者集中阅读和品味冰心的儿童文学作品，我们编辑出版了这部《冰心儿童文学全集》。全集分上下两卷。上卷收入散文，下卷收入诗歌和短篇小说。全集共75篇。

冰心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在选编中，我们经过认真阅读和鉴赏，把凡是写给少年儿童看的和适合少年儿童看的作品，都收入本书。凡收入本书的作品，都保持原貌，只对个别字句做了订正，对一些内容做了注释。为使读者对冰心的贡献和成就有个全面的了解，还编了《冰心生平年表简编》，附于书后。



冰 心

目 录



散 文



C O N T E N T S

一只小鸟	3
法律以外的自由	5
梦	7
往事（一）	10
寄小读者	15
山中杂记	108
我的童年	122
再寄小读者	127

」

—

冰心

儿童文学全集

散

文

沙
八

—

一只小鸟

——偶记前天在庭树下看见的一件事

有一只小鸟，它的巢搭在最高的枝子上，它的毛羽还未曾丰满，不能远飞；每日只在巢里啁啾着，和两只老鸟说着话儿，它们都觉得非常的快乐。

这一天早晨，它醒了。那两只老鸟都觅食去了。它探出头来一望，看见那灿烂的阳光，葱绿的树木，大地上一片的好景致；它的小脑子里忽然充满了新意，抖刷抖刷翎毛，飞到枝子上，放出那赞美“自然”的歌声来。它的声音里满含着清—轻—和—美，唱的时候，好像“自然”也含笑着倾听一般。

树下有许多的小孩子，听见了那歌声，都抬起头来望着——

这小鸟天天出来歌唱，小孩子们也天天来听它，最后他们便想捉住它。

它又出来了！它正要发声，忽然嗤的一声，一个弹子从下面射来，它一翻身从树上跌下去。



冰 心

儿童文学全集

斜刺里两只老鸟箭也似的飞来，接住了它，衔上巢去。它的血从树隙里一滴一滴的落到地上来。

从此那歌声便消歇了。

那些孩子想要仰望着它，听它的歌声，却不能了。

(原载1920年8月28日《晨报》)



法律以外的自由



只有小孩子能够评判什么是“法律以外的自由”；我们是没有这么高的见解，这么大的魄力的。然而我们是真没有么？可怜呵！我们的见解和魄力，只是受了社会的薰染，因而失去的，而汨没了的。

四月九号上午，我在校附设的半日学校教授国文，讲到“自由”一课，课本上有“法律以内的自由”和“法律以外的自由”，我要使他们明了，便在黑板上画一个圈儿，假定它做法律；然后我拿着粉笔，站在黑板旁边，说，“请你们随便举几件事，是法律以内的自由。”他们错错落落地说：“念书。”“做事。”“买东西。”“洗脸。”“梳头。”我一一都写在圈儿里。以后我又请他们说“法律以外的自由”的时候，他们又杂乱着说：“打人。”“骂人。”“欺负人。”我也照样写在圈儿外。忽然有声音从后面说：“先生！还有打仗也是法律以外的自由。”这声音猛然的激刺我，回过头来，只见是一个小男学生说的，他仰着小脸，奇怪我为何不肯往上写，便又重说一句，“先生！还有打仗也是法律以外的自由。”

我无话可说，无言可答，迟疑了一会，只得强颜问道：“为什么打仗是法律以外的自由？”——可怜呵！我何敢质问这些小孩子，不过是要耽延时间，搜索些



诡辞来答复罢了。

他们一齐说：“打仗是要杀人的，比打人骂人还不好。”

我承认了罢，但是国家为什么承认战争？国家为什么要兵？为保护自己，是的，但是必有侵占才能有保卫，那方面仍是法律以外的自由，这些小孩子已经开始疑惑战争，更要一步一步的疑惑他们所以为的世界上一切神圣庄严的东西，将

我前几天和他们接续所讲的“政府”“国会”等都要根本的疑惑起来了；不承认罢，我可用什么话驳他们！

天真纯洁的小孩子呵，我愧对你们，我连写这两个字在圈儿外的勇气都没有，怎敢当你们“先生”两个字的称呼，又怎配站在台上拿着粉笔对你们高谈法律以外的自由？

惭愧迷惘里也不知说些什么话。这些小孩子的脑子云过天青，跟着我说到别的去，也不再提战争了，我才定了神，完了课，连忙走了出来，好像逃脱一般。小孩子呵，我这受了社会的薰染的人，怎能站在你们天真纯洁的国里？

世人呵！请你们替我解围，替我给这些小孩子以满意的答复。若是你们也不能，就请你们不要再做惹小孩子们质问的事。直接受他们严重质问的人，真是无地自容呵！

一九二一年四月十日

（原载《燕大季刊》1921年第2卷1、2期合刊）

梦

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真是如同一梦罢了！穿着黑色带金线的军服，佩着一柄短短的军刀，骑在很高大的白马上，在海岸边缓辔徐行的时候，心里只充满了壮美的快感，几曾想到现在的自己，是这般的静寂，只拿着一枝笔儿，写她幻想中的情绪呢？

她男装到了十岁，十岁以前，她父亲常常带她去参与那军人娱乐的宴会。朋友们一见都夸奖说，“好英武的一个小军人！今年几岁了？”父亲先一面答应着，临走时才微笑说，“他是我的儿子，但也是我的女儿。”

她会打走队的鼓，会吹召集的喇叭。知道毛瑟枪里的机关。也会将很大的炮弹，旋进炮腔里。五六年父亲身畔无意中的训练，真将她做成很矫健的小军人了。

别的方面呢？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她却一点都不爱。这也难怪她，她的四围并没有别的女伴，偶然看见山下经过的几个村里的小姑娘，穿着大红大绿的衣裳，裹着很小的脚。匆匆一面里，她无从知道她们平居的生活。而且她也不把这些印象，放在心上。一把刀，一匹马，便堪过尽一生了！女孩子的事，是何等的琐碎烦腻呵！当探海的电灯射在浩浩无边的大海上，发出一片一片的寒光，灯

影下，旗影下，两排儿沉豪英毅的军官，在剑佩锵锵的声里，整齐严肃的一同举起杯来，祝中国万岁的时候，这光景，是怎样的使人涌出慷慨的快乐的眼泪呢？

她这梦也应当到了醒觉的时候了！人生就是一梦么？

十岁回到故乡去，换上了女孩子的衣服，在姊妹群中，学到了女儿情性：五色的丝线，是能做成好看的活计的；香的，美丽的花，是要插在头上的；镜子是妆束完时要照一照的；在众人中间坐着，是要说些很细腻很温柔的话的；眼泪是时常要落下来的。女孩子是总有点脾气，带点娇贵的样子的。

这也是很新颖，很能造就她的环境——但她父亲送给她的一把佩刀，还长日挂在窗前。拔出鞘来，寒光射眼，她每每呆住了。白马呵，海岸呵，荷枪的军人呵……模糊中有无穷的怅惘。姊妹们在窗外唤她，她也不出去了。站了半天，只



掉下几点无聊的眼泪。

她后悔么?也许是,但有谁知道呢!军人的生活,是怎样的造就了她的性情呵!黄昏时营幕里吹出来的笛声,不更是抑扬凄婉么?世界上软款温柔的境地,难道只有女孩儿可以占有么?海上的月夜,星夜,眺台独立倚枪翘首的时候:沉沉的天幕下,人静了,海也浓睡了,——“海天以外的家!”这时的情怀,是诗人的还是军人的呢?是两缕悲壮的丝交纠之点呵!

除了几点无聊的英雄泪,还有甚么?她安于自己的境地了!生命如果是圈儿般的循环,或者便从“将来”,又走向“过去”的道上,但这也是无聊呵!

十年深刻的印象,遗留于她现在的生活中的,只是矫强的性质了——她依旧是喜欢看那整齐的步伐,听那悲壮的军笛。但与其说她是喜欢看,喜欢听,不如说她是怕看,怕听罢。

横刀跃马,和执笔沉思的她,原都是一个人,然而时代将这些事隔开了……

童年!只是一个深刻的梦么?

一九二一年十月一日

(原载《小说月报》1923年第14卷第4号)

往事（一）



七

父亲的朋友送给我们两缸莲花，一缸是红的，一缸是白的，都摆在院子里。

八年之久，我没有在院子里看莲花了——但故乡的庭院里，却有许多，不但有并蒂的，还有三蒂的，四蒂的，都是红莲。

九年前的一个月夜，祖父和我在园里乘凉。祖父笑着和我说，“我们园里最初开三蒂莲的时候，正好我们大家庭中添了你们三个姊妹。大家都欢喜，说是应了花瑞。”

半夜里听见繁杂的雨声，早起是浓阴的天，我觉得有些烦闷。从窗内往外看时，那一朵白莲已经谢了，白瓣儿小船般散飘在水面。梗上只留个小小的莲蓬，和几根淡黄色的花须，那一朵红莲，昨夜还是菡萏的，今晨却开满了，亭亭地在绿叶中间立着。

仍是不适意！——徘徊了一会子，窗外雷声作了，大雨接着就来，愈下愈大。那朵红莲，被那繁密的雨点，打得左右欹斜。在无遮蔽的天空之下，我不敢下阶

去，也无法可想。

对屋里母亲唤着，我连忙走过去，坐在母亲旁边——一回头忽然看见红莲旁边的一个大荷叶，慢慢的倾侧了来，正覆盖在红莲上面……我不宁的心绪散尽了！

雨势并不减退，红莲却不摇动了。雨点不住的打着，只能在那勇敢慈怜的荷叶上面，聚了些流转无力的水珠。

我心中深深的受了感动——

母亲呵！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

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一四

每次拿起笔来，头一件事忆起的就是海。我嫌太单调了，常常因此搁笔。

每次和朋友谈话。谈到风景，海波又侵进谈话的岸线里，我嫌太单调了，常常因此默然，终于无语。

一夜和弟弟们在院子里乘凉，仰望天河，又谈到海，我想索性今夜彻底的谈一谈海，看词锋到何时为止，联想至何处为极。

我们说着海潮，海风，海舟……最后便谈到海的女神。

涵说：“假如有位海的女神，她一定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我不觉笑问，“这话怎讲！”

涵也笑道，“你看云霞的海上，何等明媚；风雨的海上，又是何等的阴沉！”

杰两手抱膝凝听着，这时便运用他最丰富的想像力，指点着说：“她……她住在灯塔的岛上，海霞是她的扇旗，海岛是她的侍从；夜里她曳着白衣蓝裳，头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胸前挂着明星的璎珞；翩翩地飞于海波之上……”

楫忙问：“大风的时候呢？”杰道：“她驾着风车，狂飙疾转的在怒涛上驱走；



她的长袖拂没了许多帆舟。下雨的时候，便是她忧愁了，落泪了，大海上一切都低头静默着。黄昏的时候，霞光灿然，便是她回波电笑，云发飘扬，丰神轻柔而潇洒……”

这一番话，带着画意，又是诗情，使我神往，使我微笑。

楫只在小椅子上，挨着我坐着，我抚着他，问，“你的话必是更好了，说出来让我们听听！”他本静静的听着，至此便抱着我的臂儿，笑道，“海太大了，我太小了，我不会说。”

我肃然——涵用折扇轻轻地击他的手，笑说，“好一个小哲学家！”

涵道：“姊姊，该你说一说了。”我道，“好的都让你们说尽了——我只希望我们都像海！”

杰笑道，“我们不配做女神，也不要‘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

他们都笑了——我也笑说，“不是说做女神，我希望我们都做个‘海化’的青年。像涵说的，海是温柔而沉静。杰说的，海是超绝而威严。楫说的更好了，海是神秘而有容，也是虚怀，也是广博……”

我的话太乏味了，楫的头渐渐的从我臂上垂下去，我扶住了，回身轻轻地将

他放在竹榻上。

涵忽然说：“也许是我看的书太少了，中国的诗里，咏海的真是不多；可惜这么一个古国，上下数千年，竟没有一个‘海化’的诗人！”

从诗人上，他们的谈锋便转移到别处去了——我只默默的守着榻坐着，刚才的那些话，只在我心中，反复的寻味——思想。

一九二二年七月五日

一七

我坐在院里，仪从门外进来，悄悄地和我说，“你睡了以后，叔叔骑马去了，是那匹好的白马……”我连忙问，“在哪里？”他说，“在山下呢，你去了，可不许说是我告诉的。”我站起来便走。仪自己笑着，走到书室里去了。

出门便听见涛声，新雨初过，天上还是轻阴。曲折平坦的大道，直斜到山下，既跑了就不能停足，只身不由己的往下走。转过高冈，已望见父亲在平野上往来驰骋。这时听得乳娘在后面追着，唤：“慢慢的走！看道滑掉在谷里！”我不能回头，索性不理她。我只不住的唤着父亲，乳娘又不住的唤着我。

父亲已听见了，回身立马不动。到了平地上，看见董自己远远的立在树下。我笑着走到父亲马前，父亲凝视着我，用鞭子微微的击我的头，说，“睡好好的，又出来作什么！”我不答，只举着两手笑说，“我也上去！”

父亲只得下来，马不住的在场上打转，父亲用力牵住了，扶我骑上。董便过来挽着辔头，缓缓的走了。抬头一看，乳娘本站在冈上望着我，这时才转身下去。

我和董说，“你放了手，让我自己跑几周！”董笑说，“这马野得很，姑娘管不住，我快走就得了。”

渐渐的走快了，只听得耳旁海风，只觉得心中虚凉，只不住的笑，笑里带着欢喜与恐怖。

父亲在旁边说，“好了，再走要头晕了！”说着便走过来。我擦开脸上的短